

在家鄉,他是一名底層建築工;在地球另一端,他卻是家喻戶曉的超級巨星。這是真實發生在紀錄片《尋找小糖人》的主人公羅德里格斯身上的故事。

在南非海邊一條蜿蜒的公路上,一位司機開着車,哼着他最喜歡的歌《小糖人》。這是一首流行于20世紀70年代的老歌,由一位叫羅德里格斯的歌手演唱,之後有人說他死了。總之,沒人再見過他。

大家會奇怪,他是怎麼死的?答案是,這張唱片的母版,最初是由遊客帶入境的。專輯封面上的歌手戴着墨鏡,誰也不知道他真實的模樣,但這不影響唱片的複製版在南非賣出幾百萬張。

直到20世紀90年代,幾個粉絲突發奇想,希望找到傳奇歌手羅德里格斯去世的真相。幾經周折,他們竟找到了羅德里格斯——他沒有死,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個生活在美國的墨西哥裔人。

是凡人,也是英雄

20世紀70年代,熱愛音樂的移民窮小子羅德里格斯,被唱片公司相中,出了兩張專輯,但唱片銷量不好,公司迅速和他解約。接下來的20多年里,他一直住在美國底特律,靠四處打零工過日子。他的女兒們回憶,小時候家里很窮,他們搬過26次家,父親卻依舊帶她們去博物館、圖書館,讓她們在精神上保持富足;當地的瓦匠說,羅德里格斯就像一個詩人,會穿着燕尾服去工地報到,將自己收拾得乾淨整齊。

發現羅德里格斯沒死,激動的粉絲們邀請他去南非開演唱會。在飛機場,蜂擁而至的媒體團、歌迷,以及酒店的加長豪華車在等着羅德里格斯父女。遲到了20多年的世俗名利淘

涌襲來,這個有點兒內斂的“巨星”,站在人生第一場超大型演唱會的舞臺上,面對台下流淚的歌迷,深深地鞠了一躬,深情地說“謝謝你們讓我活着”,然後,平靜開唱。

羅德里格斯回到家鄉後,把開演唱會獲得的收入贈給女兒和朋友,自己繼續住在破房子里,依舊給雇主鋪草皮,閑時彈心愛的吉他,去參加小型演唱會。

從落魄的窮人到萬眾矚目的超級巨星,這樣的成功對羅德里格斯而言,卻只是一顆意外獲得的小糖果。他平淡的生活沒有因之改變。這個故事最打動人的部分,不是“一夜成名”或“懷才不遇”,而是一個人生活在落魄之中,卻過得像一個修身齊家的賢者。

很多人都被辜負過,也許有一天會得到上天的賞識,也許一輩子都不會。但總有一些人,能保持精神富足與平靜的自我,他們不會因為狂喜而忘形,也不會因為行至低谷而停滯。對他們來說,人生沒有“逆襲”,只有前行。

借用紀錄片中的說法:這些凡人是zero(不起眼的小人物),也是hero(英雄)。



按常識做事

專注和有恆心,工作有張有弛,感情交流以誠相待,鍛煉身體注意方法,手機娛樂不過度等,天天堅持做,並認真做好。長此以往,不斷有收穫。

他的話引起了我的思考。這些大家都懂的生活常識,很多人卻沒有切實做到,而他做到了;很多人沒有堅持做下來的事,他卻堅持下來了;很多人沒有做好的事,他卻做得無可挑剔。如果說要有創新,可以把常識運用在不同領域和階段,跨界融合,觸類旁通,常做常新。

輕視按常識做事的人,不屑回答簡單的問題,總是痴迷于高難的挑戰,結果眼高手低,做事

不踏實。還有一種人把習慣當常識,明明過去許多人那樣做效果不佳,但習慣了,仍然不加甄別地照舊做,結果重蹈覆轍,還抱怨常識不靠譜。

按常識做事,並不是說就不用學習思考和接受新知識了。同一個常識,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事物的不同領域、所處的不同高度上的理解和做法是不一樣的,只有不斷深化學習和思考,才能不斷拓展按常識做事的新境界。

我覺得,能充分理解常識並做好,也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好方法。我們追求的極簡生活,本質也是按常識做事。不要為物質所困,不要為紛繁的思慮所擾,在學常識、悟常識、按常識做事上花心思,把平常事做到極致,把低級錯誤降到最少,高效工作、幸福生活、健康身體、良好心態就隨之而來了。

留下來的原因

手套的圖案。“抱歉,那天我無意中聽到你和你兒子的對話,我覺得你可能暫時沒有足夠的錢購買這雙手套送給你的孩子,我知道你會很難向孩子解釋,這是我送給他的棒球手套,我只是希望你在孩子面前永遠是個答應了的事情就一定會做到的媽媽。”

說完了這個故事,辛西婭告訴大家說:“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在這裡留下來的原因,我這17年來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而且我也從侍應成為了經理,所以我從我的老闆身上學到的是,留下員工最重要的東西不是錢,而是體現在細微處的愛心。”



主流與非主流

真正接受兒子患有孤獨症這件事,我花了十幾年。

確診那天是在2007年的9月,他5歲。在去兒科醫院的路上我的腿都在發抖,我特別怕,就好像去參加一場法庭審判,要等待命運的判決。他被診斷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徵。

下一步,我就要去改變他。

作為一名老師,我相信後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養的作用。但這條路實在是太令人絕望了。他在學校不吃飯、不睡覺,上課也不看着老師,就看着窗外。到了二年級以後,他在各方面跟同齡孩子的差距都越來越大。他還容易情緒化,不舒服了就大喊大叫,干擾其他人。

很長一段時間,我最怕電話鈴聲響起。電話鈴一響,我的心就抨抨狂跳,無論當時在干什么,我都要放下手頭的事情,跑到他的學校處理問題。我自己雖是老師,卻每天都要被他的老師責備。我有一種強烈的負罪感,感覺對不起他的老師和同學,對不起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拖後腿了。

在“矯正”他的問題的過程中,我經常處于無助和崩潰的狀態。我從小很聽話,是“別人家的孩子”,鄰居總跑來家里學習和夸獎,我的家長永遠開心得不得了。我沒有經歷過任何的指責、打罵,甚至鞭策、鼓勵。我不理解他的問題是從哪里來的。

最開始我希望他能上一所普通大學,再找一份普通工作。後來期望值一步步降低。

現在想來,當時最大的不快樂,是因為我想讓他跟上主流:上好小學、上好中學,然後上一所好大學,再找一份好工作。好像如果不照着這條路走,我們就跟時代脫節,就非主流了,在自己的朋友、親戚和同學面前,我們就抬不起頭來。我後來越來越孤獨,這時候反而跟他走近了一些,好像有了共情,就覺得我們都好可憐,就相依爲命,抱團取暖吧。

我承認他不是天才

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他,不知道他所在的時空是怎樣的。於是,我一直在想辦法跟他建立一種共情,一條連通管道,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同一個時空分享情感。

剛開始他沉迷于海洋生物,我跟着努力瞭解。但當我欲罷不能時,他卻沒興趣了。他又喜歡在電

他的心不在這個世界

子地圖里探索世界,我跟着玩,他卻又跑了。

他還被診斷出感覺失調、運動協調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些問題。學校要求做廣播體操,我就想辦法學廣播操,花了一整年時間都沒教會他。另一個可能的途徑是



音樂,我和我父親都很喜歡音樂,但他一開始就好像沒興趣。還有遊戲,他只對某些遊戲有興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樣,我都是個“遊戲大王”了,卻教不會他。

他一直喜歡古代歷史和地理,特別喜歡涉及古建築的遊戲。古建築、古代地理,這些東西本來不是我喜歡的事物,我是學文學的。我就只好幫他打通關,給他使勁造城市,造了給他玩。

他喜歡一款3D動作冒險遊戲,這款遊戲需要冒險、打斗,手眼要高度協調,他玩不來,有一天他說:“爸爸,你玩給我看吧,我就在你邊上,看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的落日。”我們父子倆一下子穿越到中世紀,他看着我爬到教堂的尖頂。我們一

能看到奇迹,我對他很敬畏。

有段時間他真的有點兒像個天才。我們隨便問他,這條河、這座山在哪兒,他馬上能在地圖上找出來,不需要藉助文字。但後來,他的這種能力好像突然消失了,他

又變成一個普通孩子了。我只好承認,他不是天才。

外界對孤獨症患者有一種刻板印象,以為他們感情冷漠,缺乏共情。其實他們有很強烈的感情,但他們共情的對象跟一般人不太一樣。我兒子上幼兒園的時候,聽到巴西亞馬孫森林里有一棵樹被砍掉,瞬間就淚流滿面。

2011年,他特別關心“世界末日”的事,每天都在哭鬧,一說就眼淚、鼻涕全都流下來了。2012年來了,他突然就好了。我看着他,有時會頭皮發麻,我們家住着一個穿越過來的人,一個身上凝固了整個地球的歷史的人,一個關心人類命運、心中有大愛的人。

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

現在,我看他的視角有了很大的轉變。我們已經不再去做任何量表了,核心症狀好沒好不重要,我不再想糾正他。以前我總想改變他,但失敗了。其實每個家長都想去改造孩子,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但是所謂的成功不一定是成功,所謂的失敗也不一定是失敗。

兒子的事帶給我很多感動、很多啓示。他教會我,先天的力量很強大。這在每個人身上都會有體現,只不過被文化的東西遮蔽了。

我現在更相信孩子的自主成長,家長在旁邊給的只是助推。原以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其實所謂主流世界也不過是更大的一個世界中的世界。感謝兒子把我從思維定式里解救出來。

更重要的是,我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孤獨症就像一個光譜,我們的世界有不同的顏色,孤獨症患者也是一樣的,只是每個人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小時候也有一些社交障礙,不知道怎麼去跟別人打招呼,對人群有迴避,也有癖好。我父親跟我兒子更像,他迷音樂迷得不得了,甚至可以廢寢忘食,而且非常不愛社交,老朋友來到家里,他都不理人家。

我看過一篇小說叫《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它講一只海鷗跟其他海鷗不一樣,怎麼不一樣呢?它整天琢磨的是怎麼飛得更快、飛得更高,但是它的同伴都在研究怎麼找東西吃,就很鄙視它。

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不喜歡吃飯,甚至忘了吃飯,只喜歡飛,它就越來越瘦,也越來越孤獨。書里有一句話:“吃是為了活着,活着卻不是只爲了吃了。”

我小時候讀這本書,雖然看不懂,卻莫名其妙地被深深吸引。現在想來,這本書可能在我的生命當中也是一個預兆。我將遇到這樣一只海鷗——他就是我兒子,他可能飛翔到海底、飛到遠古、飛到宇宙的盡頭。他的心不在這個世界。

作者:嚴鋒口述 鍾瑜婷 撰寫